

欠

让思想拐个弯

欠这个字是什么意思，恐怕人人都明白，欠安、欠身、欠债、欠资，张口就能说出一堆，可还有一种欠，自我知道欠字时起，在普通字典上就没有什么解释，而平时却又最常见，比如手欠、脚欠、嘴欠等等。

人在幼儿时，手脚不受大脑支配，而且刚刚出世不久，见什么都好奇，所以，看到什么都想摸，手不好用，便用脚蹬。此时，做家长的基本职责就是喝止，烫，别摸！砸着你，别碰！小心摔倒，别踩！小孩正是在这一声声的管束中，完成了最初的家教，明白了人世间的常理。凡是孩提时代没经历这种基本约束的，成长起来以后，几乎都落下了手欠和脚欠的毛病。近些年，我发现周围手欠和脚欠的人日渐增多，不但有孩子，还包括一把年纪的人。

手欠和脚欠这样的毛病，如果仅仅在自家屋里，当然属于隐私，任你怎么乱按遥控器，猛踩马桶盖，旁人都不便置喙，可许多人恰恰将这样的偏好带到公共场合，结果，一次次惊悚和丑行因此而被广泛传播。20多年前，空调开始普及，那些手欠和脚欠的男女最喜欢的就是在旅行车上乱掰座位上方的冷气出口，还掰到了国外。有一年我去泰国，发现车上的所有冷气出口全是坏的，就询问当地司机，没料

欠

总是想得太多

到对方朝我笑了半天不吱声，我顿时明白了原因，脸跟着红了起来。后来，消防设施逐渐普及，于是，乱动消防设施的新闻不断传来。有一年我去美国，同团而行的一位女孩子居然触动了宾馆房间的火警装置，满屋子洒的都是泡沫，只得赔偿2千美元了事。等到乘飞机成为家常便饭后，有人手欠竟然欠到拉开了安全门，媒体说是任性，其实是手欠，小的时候没被管好。

平日在生活里，见到什么都想碰碰的人确实不少，手能够上时就用手，懒得动手时就用脚。狗过来了，他们可以对着狗踢踢腿；人家在地上摆摊，他们也可以脚代手，用脚对着货指来划去；最近还有人跑到寺庙里对着钟也蹬腿，以为世上什么都可以用脚解决。脚欠显示最多的是在公共楼道，白色墙壁上四处都是鞋底印，一个接一个，让你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非要抬腿将周围的墙壁都踩几下才甘心？

平时在旅游景观，手欠的常态是刻刻画画，“到此一游”成为首选。只是从前手欠的人是想写字，自认为身怀书技，不写出来示人犹如锦衣夜行，于心不甘；而现在走一路刻画一路的人多是电脑打字水平，却偏不肯藏拙，可见这种人纯粹就是因为手欠，一种陋习罢了。

西南的琐事尘语

布拉格广场

◆ 洁 尘

布拉格最热闹的地方是旧城广场，也叫老城广场，外人喜欢叫布拉格广场。

广场上，有各种堪称绚丽的广场艺人。也许是波西米亚根据地的原因，这里的广场艺人有一种特别的鲜艳和古怪。在波西米亚服装的样式元素中，刺绣、流苏、褶皱、大摆裙、平底软皮靴等等，跟这里的气氛特别搭，而在波西米亚风格的基本颜色中，暗灰、深蓝、黑色、橘色、正红、玫瑰红，还有著名的“玫瑰灰”等等，混杂在周围的哥特建筑和巴洛克建筑以及奇妙的金色光线中，隐没又显眼，荒荒且抽象，既像油画一样厚重，又如天空一般单纯。

各种广场艺人中，我首先盯住了那个“国王”和他的鸚鵡们。

在横杆上一排金剛大鸚鵡的陪伴下，“国王”着白色长袍，束金色腰

带，系曳地的金色披风，箍金色头冠，戴着白色手套的左手站着一只白色鸚鵡，他面对我，右手抬起，面带微笑，背后是双塔耸立的沃翁教堂……我的镜头定格了这个画面。

当天，我把这张照片发到了微信朋友圈，命名为“布拉格广场，鸚鵡王子”。有朋友在下面留言，此人怎么那么像丹尼尔·戴·刘易斯呢。仔细一看一想，真是嘢。再看再想，可以说酷似。这么像刘易斯，那“王子”的称谓就轻了，叫他“国王”吧。

说起来有一种牵强的缘分。我对布拉格较为具象的了解是通过书——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不能承受之轻》和影像——该小说改编电影《布拉格之恋》。《布拉格之恋》的男主角就是丹尼尔·戴·刘易斯。刘易斯是作为布拉格这个城市的某种形象进入我的阅读记忆中，居然，在

本埠生活录

一些排队的吃

◆ 石 磊

之一，玉妹妹芳华二十八，整日整月地呼唤，要领我去吃个海南鸡饭。我是辞了又辞，坚定不去。倒不是不爱海南鸡，是觉得小荒唐，玉妹妹是吃素的女孩子，眼睁睁地，这个鸡饭如何吃得落去？玉妹妹挥手叫我放心，人家爱那个小馆子，鸡不鸡的，不成问题。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就真的心一横去了。

馆子窄小得，进门侧身，出门提气，坐下敛手屏足，大衣暗暗塞进桌下空格里。数了数，一共不足二十张椅子。南洋风情笔笔精致，简直一间思乡天堂。静安寺闹市，久光身后边，上海假肢厂不远处，居然如此默默地，隐着一间深邃小馆子。那一点点门面，一个不仔细，肯定就错过了。门口是，日日夜夜站满捧场食客浩荡排队，一众风流鬼佬，还骑着搪瓷粉蓝的小绵羊，十分招摇地奔赴过来。开店有时间，闭店就没有，鸡售罄，就闭店。这种作风，亦真是古老。

海南鸡一上桌，玉妹妹殷勤问嗲不嗲啊赞不赞啊，海南鸡无骨滑嫩如处子，比三黄鸡清秀软媚得多，果然是大好。油饭煮得用心，坚韧不拔，又香又挺，十足南洋情怀。格么，吃素的玉妹妹吃什么呢？拌豆腐，炒空心菜，菜单上，一共就那么寥寥几样菜，一一吃了来，玉妹妹亦是如坐春风的满足。午饭时辰，打包客满坑满谷，玉妹妹一抬头，就遇见了老友，拎满十份鸡饭，形色匆匆来去如风。玉妹妹掩嘴笑，这个男生，对街意大利餐馆的厨师也，天天跑来这里打包海南鸡。

最撩人，是听玉妹妹讲闲话，各色各样的小恋爱，这个男生挺，那个男生碎，碎碎碎的，碎了十七八个碎，惹我一路笑到软。玉妹妹嘴里的碎，是帅啊帅，拿上海话一讲，成了碎啊碎啊碎一地。饭后跟玉妹妹讲，阿拉上海话里，形容男生碎，好多好多说法，挺括，登样，卖相好，等等，玉妹妹

读了村上春树的《大萝卜和难挑的鳄梨》。原来《大萝卜》和《难挑的鳄梨》分别是这本随笔集中的两篇文章。如果村上没有那么出名，这本书的上架建议，恐怕就要归到蔬果农业一类去了吧。不过只要名气够大，书名再怎么奇怪或平淡都不愁销路。随笔这种东西看似简单，却处处流露作者的性情、见解和学识，即便一闪而过，如火车车窗外泛着青光的水稻田，也让人领略到一点田园风景。“微不足道的小插曲、小知识、小记忆、个人的世界观”，这些写小说没有用完的材料，村上拿来写了随笔。无可无不可的内容，倘若作者写得随意，读者看得优哉游哉，就是美事一桩。

诗歌口香糖

无 题(389) ◆ 严 力

作家要任凭单词随时逃学
干什么都行
只要三五成群

生活不喊口号
喊累
累比口号精准多了

时代被搬到手机里去了
还能往里搬更多的东西
但我在想何时能把手机搬走

太多的觉醒与利益有关
无利可图的事情都睡得很香

我喜欢假的露水
真的阳光无法把它晒干
我也喜欢假阳光和真露水
而两个真的或两个假的
都太互相了解了

我第一次来到布拉格的时候，迎面“遇到”刘易斯。

说是应该早些年到布拉格。作为中欧的中心城市，它历来就是焦点城市之一。尼采曾说，说到音乐，他想到维也纳，说到神秘，他想到布拉格。现在的布拉格，已经是全球旅游热点城市了。吸引全世界游人的关键因素除了布拉格这个城市特有的美貌之外，漫长的历史、曾经的世界中心地位、波西米亚风味、神秘感觉、两种意识形态的占据和由此造成的对峙和变革……使得布拉格拥有一种特别的丰厚滋味。

思忖了下，拣了个，登样，这个最好，以后就登样了。一锤子定好了音。

之二，春节一过，王家沙就有青团上市，排队买完汤圆松糕的人民群众，接着排队买青团，四季排队，其实亦是不错的市井情致。这家的青团，是很多海外游子的心头一痛，提也不能提，一提就长吁短叹。江南春天，真真无边好吃。春笋，马兰头，蚕豆，种种素肴，最是令人销魂。一方水土一方素，这是没办法的事情。批评和表扬王家沙。先表扬，松仁马兰头青团，绝对高明，善用当季食材，清俊贵气，别有风致。再批评，包装得實在是糟糕，油乎乎，黏嗒嗒，年年没进步，害广大食客吃得尊严扫地，十分要不得。

吃饱，吃好，吃得有点尊严，以及有点美，就像上面那间令人销魂的海南鸡。再来一句励志的，亲爱的三黄鸡，拜托你，要加油，要登样起来，好不好？

村上与蔬果

◆ 戴 蓉

我常常想，这个离群索居的作家，真是个懂得生活的家伙。村上春树没有在随笔里吹嘘自己的小说和马拉松，却津津有味地写了许多蔬果。卷心菜在沸水里轻轻一焯，再配上凤尾鱼做个意面酱汁、放上油炸豆腐做味噌汤，或者切成细丝浇上沙拉酱。他清楚凯撒沙拉必须要用脆嫩水灵的长叶生菜，圆叶生菜和红叶生菜绝对不行。村上怀疑民间故事里加上小老鼠才拔得起来的大萝卜味道不好，“从我的经验来看，发育异常，长得过大的蔬菜，大都滋味平平，不够好吃”。“世界上最大的难题，恐怕就是预言鳄梨的成熟期了。”这样的说法，真是天真得让人发笑。

村上小说《奇鸟行状录》开

头就有这样一段文字：“将薄牛肉片和洋葱青椒豆芽推进中国式铁锅用猛火混炒，再洒上细盐胡椒粉浇上酱油，最后淋上啤酒即可。我在厨房里切面包夹黄油和芥末，再夹进西红柿片和奶酪片……”《舞舞舞》里的主角晚餐菜谱如下：先切点大蒜用橄榄油文火炒，加上红辣椒，在苦味尚未出现时将大蒜和辣椒取出，火腿切成片放进油里炒，然后把煮好的细面条倒入搅拌，撒上一层切得细细的香菜。再加一个清淡爽口的西红柿奶酪色拉。

难怪村上先生不同意“不追求梦想的人生，就跟蔬菜一个样儿”这种论调。有心人看蔬果也有情，岂可轻慢？

杨秉辉 画一文

亚利桑那纪念馆

钢笔画世界



夏威夷的珍珠港为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部所在地。1941年12月8日，日本联合舰队突然偷袭珍珠港，重创太平洋舰队。次日美国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亚利桑那纪念馆建造在被日军击沉的亚利桑那号巡洋舰上，白色、枕形，馆内主厅壁上刻着阵亡将士名单，伴随阵阵哀乐，令人肃然。距亚利桑那纪念馆不远处停泊着一艘巨舰，便是密苏里号巡洋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即签署于当时停泊于东京湾的该舰之上。该舰退役后，美国人将其停泊在亚利桑那舰附近，告诉人们玩火者必自焚的道理。

繁华与寂寞

泰国之难忘的事

◆ 赵 波

曼谷让我喜欢的是考山路。那里的众人当街做足底按摩的场景真是让人叹为观止。

考山路集合了旅馆，酒吧，夜市，饭馆，一应俱全的声色场所，因为是在泰国，感觉更热情奔放。我一度迷上了泰式按摩，一是因为比国内便宜，二是因为确实做得地道，在曼谷的时候我住的酒店，按摩是一小时四百泰铢，更高级一点的八百到一千泰铢，也就是人民币一两百元。

有一个假期我从清迈飞到一个小城，然后再坐车再转船到丽贝岛度假，那是一个还未完全开发的岛，非常漂亮，住的一栋栋度假小别墅，我对夜市购物开始热衷，购物购到半夜三更，然后坐到黑漆漆的海边上，听着酒吧里传来的英文歌突然心里泛起思乡情绪，眼泪涌动，不受控制地哭起来，还好反正也没人看得清我的脸，有人跟我搭腔也不愿意搭理，其实挺享受那种在异国他乡孤独矫情的，哭完了在海边的大排档上吃一条烤鱼，喝一杯鸡尾酒，回到小别墅准备香甜睡觉呢，没想到天刚蒙蒙亮六点光景，那个岛上的所有公鸡就集体开始打鸣，声音干燥又难听，撕心裂肺，我第一次那么痛恨公鸡。

后来的几天每天都遭这个罪，公鸡一叫索性也不睡了，提着一双拖鞋去沙滩上找家早起的泰式按摩房，在他们二楼临海的观

景台上舒舒服服躺下来，任那些粉色纱幔好看地垂在我的按摩床四周，我趴着，按摩女郎的手擦上了玫瑰香油在我的身体上滑滑柔柔地活动，海边早晨新鲜的风吹着我，阳光很温柔，蓝色的天与海近在眼前。

这样的好日子大概一周后结束，又是坐船，坐车，再坐飞机回到了清迈。

清迈附近有一个县城叫派，去那边玩的人很多，有草莓的种植生态园。没想到的是去派的路上要坐面包车在山路上转七百多个弯……

当然到了派我还是很喜欢，那个小城镇风淳朴，租辆复古自行车上街都不用锁，天天在老城里面转来转去看风景，住的旅馆很漂亮，是一栋独立洋房，合人民币一百不到一晚，有花园，每天还赠送我一杯咖啡。但因为时间原因，至今对没有在派泡上著名的温泉而耿耿于怀。

对了，派还有一座二战留下的老钢索桥，很有《魂断蓝桥》电影里的那种氛围呢。

都市 专栏



周刊 第 389 期